



记忆

年年有中秋,岁岁月儿圆。

我心中长久地高悬着一轮独特的圆月。每逢中秋之夜,一个诗意的画面总是如约而至,浮现在我的脑海中——一轮圆满满的中秋月与僻居东海深处的月牙岛遥相辉映。

月牙岛,位于东海舟山群岛的东端,以呈月牙形而得名。1998年8月,机关工作组安排干部到驻守东海前哨的某海防旅蹲点,我被分配到月牙岛上的雷达观察所。

不久便是中秋节。雷达观察所虽然只有20多名官兵,赏月晚会却安排得十分别致。篮球场大小的礁崖平台四周挂起了彩灯,平台上用马扎摆出一个圆圈,中间桌上摆着月饼、水果,以及一部电话机。一张条桌上摆着笔墨纸砚,“书法兴趣小组”的战士们将现场泼墨,书写“海岛月圆夜”同题诗竞赛的获奖作品。

苍穹之西,夕阳像一颗火球坠入海平面,一抹余晖仍然灿烂绚丽。恰在这时,东方天际线上,一轮圆月冉冉升起,皎洁银辉如洒甘霖,把无垠大海点染得波光粼粼。

一边是燃烧的绚丽,一边是静谧的银辉,月牙岛就处在这迥然相异的夜色交融之中。少顷,一阵激昂优美的旋律响起,官兵齐唱《战士的第二故乡》。一曲刚了,电话铃声突然响起,我心里嘀咕:这个电话可来得真不凑巧!

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我的意料。年轻的所长不仅迅速按下了通话键,而且还接到环岛广播上。一个激昂又带着些许苍凉的声音,瞬间在月牙岛上响起:“月牙岛老兵在山东故乡,向祖国、向雷达、向战友们敬礼啦!”

那一刻,刚刚落座的战士们再次起立,不约而同地面向北方敬礼,异口同声地喊道:“老所长中秋快乐,我们想你了!”

这一切,似乎是由来已久的默契,



我的兵之初

那年9月,风卷着兴安盟的凉意,从绿皮火车的窗缝里钻进来时,我攥着迷彩服的衣角,看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城市变成连绵的草原。在车轮碾过铁轨的咣当声里,新兵们渐渐安静下来,透过车窗,望着天边淡紫色的流云。

换乘大巴时,太阳已经斜斜地挂在树梢。柏油路在草原上拉出长长的线,两旁的草叶沾着露水,风一吹,就簌簌地抖落细碎的光。下车的瞬间,冷风呼啸着卷过来,无遮无拦地灌进我的喉咙,充满了胸腔。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,却看见身边的人都挺直了腰。旁边的兄弟呵出一团白气,笑着说:“这地方够劲儿。”话音刚落,就被风吹散了。营区的灯亮了,黄澄澄的光落在每个人脸上,映着眼里的光,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些。

兴安盟的冬天比我想象中来得更急。第一场雪落下来时,训练场上的草



战鹰飞过天安门上空

■宁明

我曾以云霞擦拭过头盔和风镜
用翼尖丈量青春豪情
看,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空
新型战鹰列阵飞过
展现出体系作战的利剑雄风
那掠过的不仅是呼啸的机群
更是伟大祖国筑起的蓝天长城

阳光穿透洁白的云层
我听见云端传来熟悉的律动
那是金头鹰驾驭新锐重器
在蔚蓝画布上勾勒出剑锋形状

月牙岛,月儿圆

■章熙建

一种不需要口令来组织的真情感应。见面露诧异,所长向我细说了原委。

10年前的中秋节前夕,时任雷达观察所所长准备回山东老家探亲。中秋节是女儿的6岁生日,已有一年多没回乡探亲的老所长,早就写信向女儿承诺,要回家陪她过生日。然而,一条突如其来气象预报,让他改变了预定的行程——12号强台风将从东海过境。

果然,就在中秋节那天,罕见的强台风来袭。月牙岛上几棵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,浊浪卷起两丈多高的波浪撞击着礁岩。战士们被困在半地堡式的哨所里。老所长时而透过小窗凝望高耸的雷达天线,时而在狭小的哨所里不安地来回走动。

大地在颤动,雷达天线时刻面临着被狂风掀倒的危险。老所长下令立刻启封备用钢缆进行加固。他不理会几个老兵的阻拦,把安全绳一头系在自己腰间,另一头拴在锚柱根部,又把工具包斜挎在肩上,然后深提一口气冲进了狂风暴雨中。

老所长骑在高高的雷达天线钢架上,豆大的雨滴砸在他身上,但他全然不顾,大声命令战士们把钢缆递给他。

雷达技师和侦察班班长双双攀上天线基座,把钢缆接头递到了老所长手上。尽管狂风让老所长的身体不住地摇晃着,但他的双手却非常敏捷,片刻间就完成了钢缆接头的拴接固定。可就在钢缆绷直的瞬间,一个巨浪铺天盖地般泼向雷达天线。随着咔嚓一声脆响,原先的那条钢缆骤然崩断,半截断铁链似的甩向雷达技师和侦察班班长。

电光石火间,老所长毫不犹豫地一个俯身跃下钢架,在空中与断缆迎面相撞。刹那间,巨大的弹力将他甩向下方奔腾咆哮的海浪之中。

战士们哭喊着把老所长拽上岸。由于钢缆抽打在眼眶上,老所长双眼严重受伤,鼻梁骨折。待到通航被送到医院治疗后,老所长的视力已无法恢复如初。

老所长出院回到哨所后,旅首长提出安排他到装备部门做些技术性的工作。可老所长选择留在月牙岛,他不顾战士们劝阻,依旧摸索着在雷达天线上攀上爬下,协助新任所长处置危情,直到不久后雷达观察所的新装备配发到位。

换装的日子里,老所长跑前跑后地张罗技术衔接难题。夜阑人静时,他常常独自伫立在岩顶,细细抚摩着雷达天线的一钉一铆,皲裂的油漆茬口扎得他双手生痛。那一刻,老所长心底陡然涌起一缕茫然若失的酸楚。

老型号雷达退役的那天,老所长出人意料地递交了转业报告,年底得到批准后就返回山东老家。此后每年的中秋之夜,老所长都会给月牙岛打来电话;现任所长也都会接上环岛广播,让那激昂的问候声在岛上久久回响,让一茬茬守岛官兵接受一份赤诚与坚韧精神的洗礼。

听完所长讲述的故事,我仍沉浸在那场远去的惊涛骇浪中。猛然间,场上掌声骤然响起,原来是同题诗竞赛决出了名次,油机班班长夺得第一名。此刻,一轮圆月已悄悄升上了半空,月光下的月牙岛犹如出水芙蓉般美丽。

就在蹲点时间即将期满的前3天,旅机关打来电话说,观察所雷达技师的妻子将带孩子上岛探亲,还有油机班班长的未婚妻与她们同行。

得到这个喜讯,岛上的战士们立即忙碌起来。1班承担环岛道路的花草养护任务,2班负责装点礁崖平台,我也加入3班钓鱼捕蟹的行列。涨潮的时候,一溜自制的鱼竿整齐划一地排开。海鱼多且肥腴,战士们把收获的鱼蟹都养在网箱里,只等两位军嫂到来。

不料,没等到登陆艇起航,又一场台风席卷而来,所有的精心准备都化作了泡影。台风过后,天气总是不见好转,加之通信中断,岛外消息无法得知,战士们只好闷声无语地清除工事里的积水,修整被狂风暴雨摧毁的菜地。碰到从乌云中穿泻而出的一线阳光,战士们都禁不住欢呼雀跃。然而,大家翘首

那年风雪

■张泽昊

还没来得及枯黄,就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毯。队列训练时,寒风如刀刮在脸上,呵出的气刚到嘴边就凝成了霜。我们个个裹得严严实实,像粽子一般,胳膊要抬到标准角度已是不易,还要将腿踢得笔直,更是难上加难。有人动作稍慢,班长的口令就裹着风雪砸过来:“站直了!”

我印象里最深的是每天上午的战术训练。我们趴在雪地里,棉衣很快就被汗水浸透,后背像贴了冰块,可动作不能停。匍匐前进时,雪沫子顺着衣领往里钻,和汗水混在一起,冻得皮肤发麻。等休息的哨声响起,想站起来却发现不对劲儿。湿透的棉衣早已结冰,硬邦邦地贴在身上,胳膊一抬,

冻硬的棉布便发出咔嚓一声脆响。大家互相拍打着背上的冰碴,笑声在风里撞来撞去。

训练间隙,炊事班的老班长踩着雪走来,手里拎着保温桶。掀开盖子的瞬间,热辣辣的姜味随着一股白气飘出。大家捧着自己的水壶,争先恐后地往里面灌着姜汤。老班长站在旁边笑着说:“多喝点,抗冻!”

熄灯号响起,整个营区沉入墨色之中。窗外的风裹着雪花掠过屋顶,发出“呜呜”的轻响,像一串轻盈的耳语。那片曾留下我们匍匐痕迹的雪

地,早已被夜风抚平。而这厚厚的积雪下面,依然埋藏着我们白天的汗水与呐喊。

表达

■田海涛

祖国,我该如何表达爱
祖国,我应该如何爱你
用气吞山河的雄师劲旅
用威武雄壮的英雄方阵
用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
用一辆辆战车打出的满天炮雨
用最强壮臂膀扛起的大旗
用一个战士永不过期的爱
用我的青春、我的全部、我自己

一个人在表达爱,一群人在表达爱
成千上万人时时刻刻都在表达爱
过去的人表达爱,现在的人表达爱
将来的人也会表达爱
祖国,我应该如何爱你
支起山脉,架起火苗,燃烧我吧
拉起河流,喊上雷电,吹舞我吧
让我拥有风一般轻盈的步伐

以盼的万里晴空却迟迟没有到来。

一周时间过去了,直到那天清晨,东方陡然吐出一片鱼肚白,一个看似晴朗的日子终于羞答答地露了脸。这天恰好是阴历十五,官兵一早就登上礁崖平台,睁大眼睛朝着大陆方向远眺。

午后天空再次变得阴沉。13时许,海平线上终于出现了登陆艇的影子。整座月牙岛仿佛炸开了锅,战士们呼开号子直往码头奔。然而,才跑出几步,空中就传来一串闷雷。

短短几分钟,整个海面就变得漆黑如夜。狂风暴雨呼啸而至,刚刚平静的海面也掀起了大浪。数百米外的登陆艇,犹如波峰浪谷中的一片树叶被抛上掷下,无法靠近码头。那一刻,我看见技师的妻子抱着孩子,从登陆艇船舱里探出大半个身子,用劲地呼喊

喊着,而油机班班长的未婚妻则紧紧地抱着甲板舱柱,奋力挥动着一条绛红色的纱巾……

终于,旗语兵打出讯号:旅部命令返航。登陆艇绕岛一周后消失在汹涌波涛之中,但礁崖平台上的战士们,仍然手挽手站在风雨中,双眼一眨不眨地目送登陆艇渐渐远去,任凭泪水和着雨水、海水在脸上流淌。

事后我才知道,技师的孩子也是中秋节这一天出生的,快1岁了还没见过爸爸。一个多月前,妻子与他在电话里约定,赶在中秋节前来月牙岛探亲,给孩子过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“月圆生日”,不料家中有事耽误了行程。之后,夫妻俩重新约定,第二个月的阴历十五前来海岛,给孩子补过“月圆生日”。没

承想,一家三口竟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特殊的“团聚”。

40多天的蹲点虽然短暂,但月牙岛的所见所闻却凝成了我心中的图腾,不仅让美丽小岛长驻我心间,且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哨所的一员。以后每年的中秋月圆之夜,无论身处何方,仰望高悬夜空的一轮圆月,我总会在心中呼出那句真诚激昂的问候——“月牙岛老兵向祖国、向雷达、向战友们敬礼啦!”

在这片沉静的雪夜中,我睁眼望着上铺的木板,母亲的微笑与父亲的叮嘱又一次浮现在眼前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

才在战友们的鼾声中睡去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当第一缕春风吹过兴安盟的旷野,我们已褪尽学生的青涩,锤炼出军人的筋骨。

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,最先浮现在眼前的,不是冻透的棉衣,也不是刺骨的寒风,而是训练结束后,大家挤在宿舍里,用着暖气片烤冻硬的袜子,空气里飘着隐隐的汗味;是有人翻出一块巧克力,掰成小块分给每个人,甜意在舌尖化开时,烤的心也暖烘烘的。



去雪藏,去深蓝
去万米高空,去荒凉戈壁滩
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
用铁打的纪律,如山的使命
胜战的本领
把我打造得无坚不摧
分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
如同界碑一般

祖国,我用我最纯粹、最极致的爱
用我全身的海水
用我身上最坚硬的礁石
让我借助最刚烈、最迅猛的爆发力
一跃成为满天的星星
在夜晚,以看得见的方式
全部投向祖国大地
在白天,以时刻萦绕的姿态
默默捍卫在光明背后



第6568期



心香一瓣

作为夫妻作家,我与丈夫曾有情虽多次合作,却很少介绍他的作品。读完他的新作《请求起飞》,那些翱翔蓝天的故事与记忆中父亲的背影渐渐重叠,我提笔写下了这篇短文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部以女飞行员为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,或多或少与我和我的家庭有些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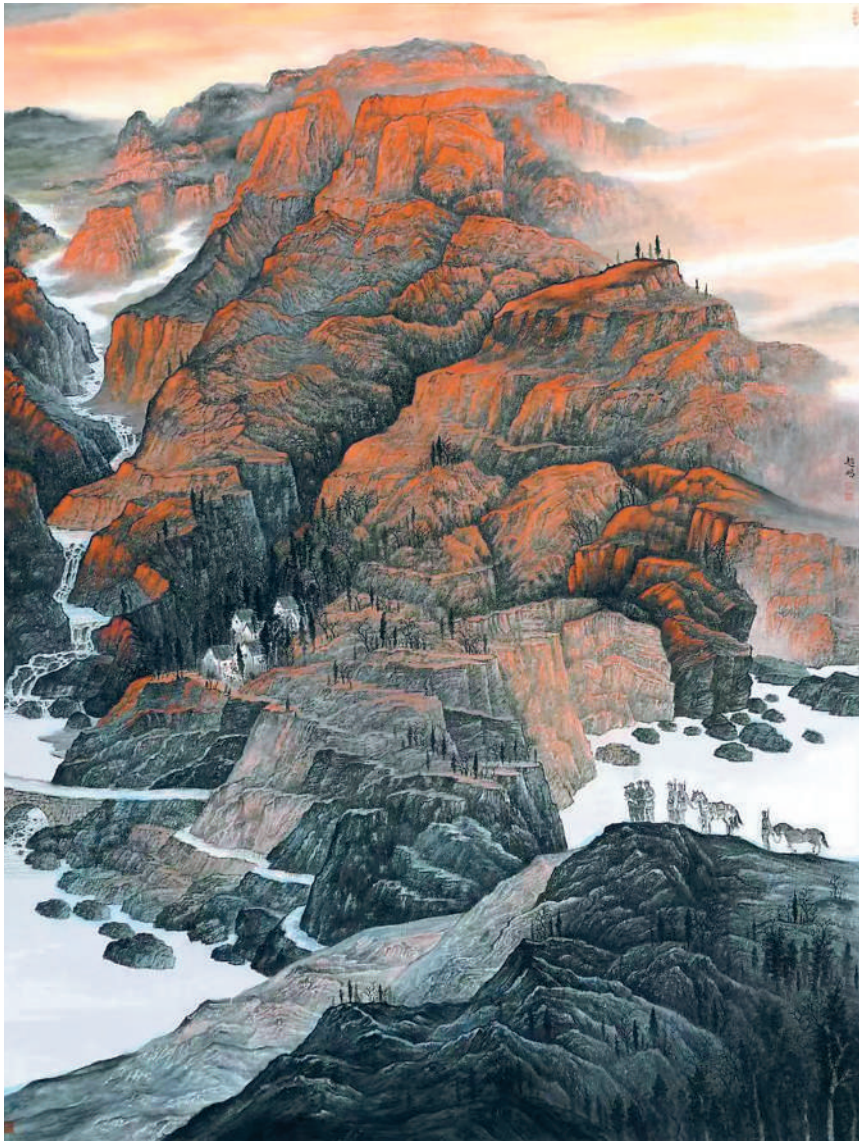
我出生在一个空军家庭,父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,母亲是一名空军政治干部,我是听着战斗机的轰鸣声长大的。10岁之前,我随父母辗转迁徙过3个地方,每个地方无一例外都是机场:灰白、笔直、悠长的跑道,是父亲驾机升空和回家的路;湛蓝、深邃、辽远的天空,是父亲人生的舞台和战鹰出击的阵地。后来,我毕业于一所军校,在空军的多个岗位锻炼成长,直至成为一名空军专业作家。这些年,我写过不少关于父亲和飞行员的作品。在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中,战机总是伴随熟悉的轰鸣声,从我的文字中掠过。

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父亲已任空军某飞行团团长。我们家的隔壁住着一位副团长,他家有3个男孩,老大上三年级,老二老三是—对双胞胎,与我同班。这3个男孩特别调皮,经常欺负女生。那时的机场营房简陋、不隔音,他家经常传来吵闹打架的声音,让我们家深受其扰。有一天,他们的爸爸在飞行训练时遇到机械故障。为了不让她地面经受二次灾难,他们的爸爸在飞机爆炸的最后—刻,驾机远离了人群和建筑,坠落在空旷的荒野。从那以后,隔壁再没有传来打闹声,3个男孩也从此不再欺负女生,他们在一夜之间长大了。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真切感受飞行员的牺牲。这件事加速了我的成长,无忧无虑的我开始担心父亲和其他飞行员叔叔的安全。

有一次,父亲在万米高空进行一个风险极高的飞行动作,战机一个高速侧翻,意想不到的危险发生了。父亲听见一声巨响,机舱盖竟然整个脱落了。发生这种情况,保住飞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地面塔台命令父亲弃机跳伞。然而,父亲不忍舍去他心爱的钢铁战友,决心把战机飞回去。他靠着敢于牺牲的勇气和过硬的飞行技术,沉着应对,最终平安返航。

尽管父亲有过多次历险和受伤经历,但蓝天对他的诱惑胜过一切。当了某飞行师师长之后,每年的飞行训练,他仍然雷打不动飞全师的第一个起落。在多年的飞行里,只要父亲没有返航,无论多晚,母亲都不会睡觉,直到等父亲降落后打来报平安的电话,母亲才放心地熄灯躺下。

有情是一位出身陆军的作家,我们有着同样的军人特质和文学理想。他非常善于捕捉灵感,观察生活,把我和父亲的过往以及相关资源,变成了他创作的素材。他还深度参与我的一些采访活动,与我共享创作素材。比如这部《请求起飞》,是以我军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为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,塑造了歼-10战斗机女飞行员李如雪的艺术形象。多年前,我写过—部长篇报告文学《试飞英雄》,其中记录了我国自主研发的轻型、多功能、超音速、全天候歼-10战斗机的试飞历程。



金色沂蒙(中国画)

赵鹏作